

引 子

过去，不少人相信这样的传说：有人在栽种罂粟时，把相思相爱的一对年轻男女绑在一起，当两人的性冲动达到高潮时，用利刃刺穿他们的心脏，让流出的滴滴鲜血来浇灌罂粟，罂粟开的花香透了天空，罂粟果的汁像水一样流，灌醉了世界。

这是吸毒者编造的传说。既然是编造，吸毒者绝了，传说便不再传说。

可那是过去，现在，人们看见——边境外面的罂粟花又开了。中国极不情愿地被毒品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拉住了手。据国家禁毒委 2003 年 2 月 1 日公布，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已达 100 万人，其中 74% 为青少年，社会闲散人员占 53%，全国涉毒县（市、区）已经发展到 2148 个，每年有 2.5 万人因吸毒死亡。国家禁毒委表示：实际人数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1998 年 6 月，国家禁毒委在北京举办了以“珍爱生命，拒绝毒品”为主题的禁毒展览，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 166 万多观众参观了这个展览，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江泽民总书记为展览题词：

“禁绝毒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胡锦涛副主席说：“这次禁毒展具有深远历史和现实意义，这不仅是一个展览，更是一个人生的课堂。”并和我们合影留念。这次展览在展览史上创下了六个之最，即时间最长（为两个月），参观人数最多（166万多），最有教育意义，最有艺术性，最有知识性，最高规格。我作为本次展览的策划和脚本总撰稿人，我和同事们无时无刻不在激动中度过，至今只要一想起这次展览，我就充满了无比的力量。回到云南后，我怀着对毒品的仇恨，主动要求到与缅北金三角地区接壤的镇康县南伞边防工作站代职，带领官兵与毒枭进行着生死搏斗。那年，我们破案 2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7 人，缴获毒品近 1 吨，有 3 名战士荣立二等功，9 名官兵荣立三等功，有 28 名官兵受到嘉奖。当我看到他们戴上闪光的军功章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和自豪。

一手拿枪，一手拿笔。这几年，我在中国边关走着一条漫长和艰辛的道路，和战友同唱着一首边关的颂歌。在激情燃烧的边防线上，我踏着那永不倒的山茅草，踏着汹涌的海浪，倾听着官兵们给我讲述一个个动人故事，记下一个个从缉毒战上传来的捷报。

第 1 章

毒品离我们并不遥远

当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的面前还有两张新近出版的《南方周末》，这是一份在全国发行量和影响都很大的报纸。它的“写真版”标题为《吸毒群落》，版面上吸毒者注射毒品时的种种丑态，吸毒者万劫不复的痛苦，吸毒者被清走的尸体等画面和简短精当的文字说明让人触目惊心。2003年2月1日，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中国2002年在册吸毒人数已达100万余人。看到听到这惊人的数字，令人不由会想，那么，不在册的吸毒人员有多少呢？而那么多人吸毒，毒品又是从哪里来呢？于是2002年初中国边防之行的一幕幕又历历地映在眼前。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看惯了有关毒品走私、毒品危害社会的种种新闻报道，也看惯了那些通俗小说作家创编的黑道上有关毒品走私的种种传奇故事，里面多不外是英雄美女，拳头、枕头，风高月黑、杀人越货之类。于是我们麻木了的神经总会觉得，那不过是些纸上的黑字，不足为信。毒品在哪里，我怎么没看见？就连国家在国际禁毒日的宣传口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也觉得有些危言耸听。然而当我们来到紧靠金三角的云南边防禁毒前

沿，面对一个个贩毒缉毒的事实时，我们不得不说，毒品离我们并不遥远，毒品就在我们跟前，它每时每刻都在无孔不入地危害着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

中国极不情愿地被毒品拉住了手

2002 年 2 月 19 日，正是边境木棉花开的时节。我和晨宏兄来到了云南边境耿马河底岗边防检查站。从地势上看这里两边是山，中间是一条惟一的公路，路的下方是一条河流，河流上有一座公路桥，南来北往的车辆行人都要从这里经过，真可谓是边境通往祖国内地的交通咽喉，把边防检查站设在这里不可谓没有眼光。

我们到的时候正是车流量最多的中午，检查站官兵全体出动对来往车辆和旅客进行着紧张而有序的例行检查。

经了解得知，这是个内地通经边境地区的二线检查站，近年由于缉毒缉枪成绩突出，1993 年被评为集体一等功，1996 年被公安部授予“先进集体”，1998 年、2000 年被评为“人民满意”单位，可见这是个光荣的先进站，而他们的光荣先进，自然与他们付出的辛劳与汗水分不开。这里日均车流量客车 70 余辆，货车 900 余辆，每天过往人员达 4000 余人。由于车辆多人手少，站里实行每天 24 小时的全天候执勤，休息的时间很少。因这条马路直通孟定等边境口岸，全国各地的各路人马都往这里涌来，给检查工作带来不少难度。

交谈中我们见到了被称为“缉毒大王”的年轻战士胡家华。这是个腼腆的战士，来自云南宜良，让他说说他自己的事，他却似乎无话可说，且脸红到耳根。正是他，于一小时后从一辆孟定开往昆明的客车上查获了 2300 克海洛因。经询问得知这里既有

胡家华的机智，也有群众的帮助，这说明这个站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也痛恨万恶的贩毒分子。海洛因如一袋袋的洗衣粉藏在厚厚的棉被里，稍不注意就会疏忽过去的，假若这些毒品进入内地，将给社会带来多少危害，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这是怎样想像也不为过的。

两个犯罪嫌疑人，一男一女分别铐在两边，男的不过三十来岁，年轻白净的脸上目光呆滞，此时他在想些什么呢？妻室儿女，抑或是父母亲人？那个女的背对我们站着，时髦的短发下，紧身的黑衣黑裤和一双松糕鞋，显出她那苗条婀娜的身材，我们想她顶多不过二十岁。按照国家《刑法》347条的规定，贩卖海洛因50克以上，即可判处15年以上徒刑直至死刑。这就是说，如果他们最终贩毒的事实被认定，那么他们面临的将是极刑。这样年轻的生命，他们难道不怕死吗？

我想，不，他们正是想活得更好，梦想着一朝暴富，才铤而走险，干起了这为全世界正直的人们所不齿的罪恶勾当。

一个梦的产生和破灭就在这短短的一念之间。人们呵，谁不想过得好一些，富足一些，但那只能靠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去获取，一切违法的非分之想都是徒劳无益的，这已被无数人枉然的生命和牢狱之灾所证明。“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这并非危言耸听。

第二天，也就是2月20日，河底岗边防站又传来捷报，战士杨高峰在对一辆南伞开往临沧的中巴车进行检查时，在两名旅客所带的纸箱内发现夹层，在夹层内藏有海洛因7000克。经突审，她们交待海洛因是在南伞有人许以重金让她们带到临沧的，她们不认识接货人，但到时会有人找她们。

后来此案移交公安机关继续侦破。而两个女性犯罪嫌疑人的年龄听了更是叫人心惊，赵庆生于1978年12月8日，不过23岁，云南龙陵县人；李翠兰，现年15岁，连身份证都没有，云南永德县人。她们最后的结局又会是怎样的呢？

在勐捧边防站，站长周顺昌是我的同乡，也是同年入伍的兵。对我的到来，他格外热情，带我们来到一个叫白水的小村边，他说那有 30 来户人家，因贩毒贩枪、被抓被枪毙的几乎家家都有。由于寨里许多人被抓被枪毙，渐渐这里有了“寡妇村”之称。这个村子，远远望去坐落在有竹有木的山坡上，竹木掩映之中，一户户人家多为破瓦建成，这在山里颇不容易，那一户户屋顶升起的袅袅炊烟，显出小村的恬美幽静。

我提出到村里去看看，站长说就外面转转罢，这些年来由于毒品的原因，寨子对外面来的人总怀有一些距离和戒备，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也是轻易不会进去的。面对这样一个村子，我心中不由得生出一种怅然之感，这也使我联想到了许多事情。

“狼”敲开了中国大门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展禁烟禁毒运动，短短几年便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禁绝了毒品，使我国在此后的 30 年内一直成为世界公认的“无毒国”。

那么，毒品何以又再次成为中国人重新提起的话题呢？这还得从那个神奇诡秘而又阴森可怕的世界最大的毒品基地——“金三角”说起。

金三角位于泰国、老挝、缅甸交界地区。这里有两条河流：夜赛河和湄公河。金三角本指两河之间的一块小小的三角洲，这块三角洲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每年三四月间，庄稼一片金黄。可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金三角地区则是指以盛产鸦片而闻名于世的那一大片地方，包括泰国清业府和清迈府的一部分，老挝会晒、南塔、丰沙里、朗勃拉邦省的一部分，缅甸掸邦的一部分，其中属于缅甸的那一部分面积最大。金三角地域广袤，有人估计

总面积为 15.5 万平方公里，有人估计 19.4 万平方公里。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传统的金三角地区不断向北部地区发展，实际上已经延伸到中国云南省边境特别是临沧、德宏边境以外的大片地区。

1998 年，我作为全国禁毒展览的主创人员，受到公安部的表彰，荣立了三等功。随后，我怀着对毒品的仇恨，回到云南就要求到缉毒最前沿的临沧地区南伞边防工作站代职，率领官兵与盘踞在南伞对面境外掸邦第一特区的毒枭进行生死搏斗，多次与境外毒枭打交道。在参加 11 月 5 日缅甸掸邦第一特区禁毒表彰会时，我与特区主席彭家声见面，他送我一本书《特区禁毒法》，我告诫他“言必行，行必果”。然而，这几年，境外“以军护毒，以毒养军”的策略一直未改变，并愈演愈烈。搞点替代种植，烧点海洛因，杀几个贩毒者，这是每年惯用的伎俩，目的是掩人耳目，那里每年生产和代销毒品海洛因就有 2000 多吨。

1990 年 1 月，毒枭坤沙投降缅政府，大家都认为他们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实他的部下四分五裂，各占山头，仍然靠毒品维持生活。罗兴汉、彭家声虽到处宣传禁毒，实际上他们的控制区内海洛因加工厂却越来越多。仅彭家声控制的云南省临沧境外的果敢地区加工厂就达 45 家，海洛因产量占金三角的 1/3。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边民互市日益活跃，客观上为国际贩毒集团和贩毒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于是，对云南的毒品渗透便愈演愈烈。由于有了毒品来源，久已禁绝的吸毒现象又沉渣泛起，而且迅速发展蔓延开来。

在云南长达 2000 公里的中缅边境上，山岭纵横，丛林密布，多数地方均以江河大山为国界。其间，临沧地区便是一个边民互市的重要通道和聚散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情况，使它成为了缉毒的前沿阵地。毒祸流入境内，迅速成蔓延之势。

白色魔鬼在狞笑

这是发生在云南边境某市的一次父子间的对话。

父亲看着儿子的成绩单，怒气冲冲地问儿子“你怎么搞的？”

谁知儿子理直气壮地回答：“你，我算是给你争气的了。虽然成绩考得不好，但没有吃四号！”

父亲听了儿子的回答，就没有吭气了。“四号”是当地群众对海洛因的简称。

海洛因按纯度分二三四号，但群众习惯把海洛因统称为“四号”，把吸食海洛因的人称为“四号客”，“四号客”中以青少年居多，特别是男孩子。当一对年轻夫妻生下孩子后，亲友们赶去祝贺，打听是生了男孩还是女孩，那位初得贵子的父亲哭丧着脸说：“一个小四号客。”这是告诉别人，生了一个男孩既大喜又大忧，如果长大后“一不小心”吸上“四号”，还不如不生！

于是，许多父母都想法把尚小的孩子送到内地，投亲靠友。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也有父母把孩子送到内地，但那是为了使孩子受到好的教育，考上大学。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父母让孩子远走他乡都是为躲开毒祸。

不用奇怪人们“谈毒色变”，因为毒品之为祸，实在过于惨烈。

家住昆明市北门街的吴清华是一个27岁的青年，他停薪留职，开了一家家具店，在银行存有六七万元，手里有近2万元现金周转。家里除了录像机、收录机、洗衣机、彩电之类外，还有两辆进口铃木摩托。可吸毒一年多后，存款和现金全花光，连家具也全卖了。妻子苦劝无效，和他离了婚。离时，他坚持要小女儿，妻子也只好答应他，并给孩子3200元抚养费。不久他把孩

子的这笔钱也吸光，经常身无分文。

有一次女儿病了，他无钱送孩子去医院，他母亲就给他 10 元钱给孩子看病。可他抱着女儿出去，却走到一个贩毒分子家，把 10 元钱全买毒品吸了，而不去医院给孩子治病。后来他无钱买毒品，就以 500 元钱把孩子卖给人家，自己拿这笔钱吸毒。孩子的奶奶凑了 500 元钱把孩子赎回来，送进幼儿园，嘱咐教师除了他们老两口外，任何人接孩子都不行。吴清华后来没钱了，又打算卖女儿。幸好幼儿园教师遵照孩子奶奶的嘱咐不让他接走孩子，孩子才免于第二次被卖。

个旧市的青年农民张松林，也是为了逼父母给钱买毒品，用尖刀顶往父亲的肋骨。幸好他父亲年轻时是全国民兵英雄，身手灵活，一拳将他打倒在地上。他口头上向父亲认错，暗地却飞起一脚踢向父亲下身。一次有人开玩笑说：“松林，你在脸上糊屎，我给你钱买海洛因。”他果然跑进厕所抓了一把大便涂在脸上，然后向这人要钱。

吸毒还使许多人堕落，走上了偷窃、贪污、抢劫、杀人、贩毒、卖淫的犯罪道路，直至死亡。

云南昆明市金花宾馆长途电话服务台服务员庄华是旅游学校的毕业生，工作认真，连续两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可她为了和吸毒的男友赌气而自己吸毒成瘾后，用涂改发票、多收现金等方法，贪污挪用公款 7000 多元。2000 年 6 月 8 日，她又打开保管室的保险柜，盗窃旅客存放的现金 9.5 万多元，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镇康县一个 13 岁的女孩子吸毒后，她就到缅甸九谷卖淫，一天之中接待五六个嫖客。

至于吸毒致死者不计其数，去年仅云南就有 1 万多人死于吸毒。

艾滋病是由人体免疫缺陷引起的一种目前难以治疗的疾病。

这种病毒通过性生活、输血、静脉注射毒品和感染腹中胎儿等途径传播。

在西方国家，以性接触，特别是同性恋男子感染居多。

而在中国，90%以上的感染者都是静脉注射吸毒感染的。

从1990年在云南边境发现第1例，在短短的10年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已高达19.8万人，其中96.8%的感染者是吸毒人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云南西部边疆开始死灰复燃的毒潮，其蔓延之快，是始料不及的。

据统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1991年为14.83万人，短短10年后，2000年底已达86万人，由吸毒诱发的其他违法犯罪案件剧增，毒品对我国社会治安和人民身体健康已带来严重危害。

20世纪90年代初期，云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宁夏等出现问题的省区被公安部列为禁毒工作的重点省份。然而，10年之后国家禁毒委再次进行调研，结果却令人吃惊：尽管这些省区做了大量工作，但毒品不仅没有被遏制，相反却大面积蔓延，吸毒问题更加突出，全国都已经泛滥成灾。

北京市演艺界吸毒问题严重，有的人已经难以自拔，甚至出现多人吸毒过量致死。有的还操起贩毒生意赚钱，或者以贩毒养吸。贩毒团伙也看重这个收入很高的阶层。著名电影演员朱洁，因在电影《长大成人》中扮演一吸毒人员，好奇尝试吸毒，后上瘾死于吸毒。著名摇滚歌星罗琦也因吸毒，臭名远扬。

学生吸毒问题在许多地方都有发现，不仅大中专院校有，而且中学、小学中也有。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的几所中学也发现了少数学生服用精神类药品影响学习和身体的健康，以初中女生为多，仅银川十中就有20多名学生购买服用安定药片和三唑

仑药片。多数学生是因为流传服药后飘飘欲仙的感觉引发好奇而服食，也有的学生有悲观厌世心理和受社会无业青年引诱所致。

吸毒对未成年人的恶劣影响令人担忧。海南省一位家长在写给省领导的信中痛心疾首地这样诉说，他十多岁的孩子吸毒成瘾，家里已经为其戒毒先后花费近万元。第二次戒毒出来后很快复吸。父亲问他，父母没钱给你吸毒，你怎么办？孩子竟回答，去抢，去杀，死了也不怕！

同行的晨宏兄告诉我，2002年春节他回家乡德宏探亲，听到好些他所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因吸毒贩毒被抓或被处死刑，有的还关在牢里。其中一个叫勒光的景颇族同学，上中学时他们住的是同一宿舍，睡的是上下铺。他瘦高的个儿，留着巴基斯坦式的胡子，显得潇洒而英俊。后来听说他做生意发了，家里盖了瓦房，娶了个漂亮的傣族姑娘，日子过得很红火。但几年前又听说他因贩毒事发被抓了。后来有一年的国际禁毒日在昆明举行了一场公开宣判，我亲眼在电视上看到勒光被判死刑。有一个叫滚么的，论起来我得叫他表哥，他们是他们村里的能人，当过兵，回来后担任村长、县政协委员，领着寨里的人修通了公路，架起了电线，引来了自来水，通过养牛，带头致富盖起了瓦房，从邻寨娶来了好看而又能干的媳妇。这次回去本想和过去一样到他们寨子找他喝酒的，但家人告诉我他因贩毒已被判刑。这样的一个人也居然贩毒，我百思而不得其解。在离我们工作地不远处，有一条铁路，是我经常散步的地方。铁路上常散落有一次性注射器的绿色塑料袋，有人告诉我，那是吸毒贩毒人员丢弃的。有一天我还真看见一个看起来只 20 岁戴眼镜的青年，从我身边匆匆而过然后越过铁路在路基边急不可耐地做着什么，等走近一看，只见那个人正在注射。青年注射毒品时不管不顾的作为，颇让我震惊。后来，我把那个人送进了戒毒所，驻地派出所也对那里进行了清理整顿。

联想到这些，我们不由得再一次对自己说，毒品离我们并不遥远。同时也增添了我们边防武警战友的崇敬之情，如果不是他们流血、流汗，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把大量的毒品堵在边关和国门之外，那我们的社会将会变成怎样？

第 2 章

海陆空联合剿毒

为了流干泪水的母亲，为了受尽毒魔煎熬的孩子，为了伟大的中国，在缉毒战斗中，中国公安边防部队甘当主角，勇打头阵，展现了一代边防军人的风采。一线堵，二线查，空中打，海上缉，从祖国高原到大漠，从密林到大海，从南疆到北国，从西部边陲到天涯海角，全国的边防官兵全线出击，撒开了一张绿色的大网，向毒品发起了全面进攻……

缉毒前线

由于境外的毒枭们在我边境沿线的连连失败，加上各路毒枭们的利益之争，境外的贩毒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云南边防总队所辖的 4060 公里的边防线上，不仅境外的外佤帮和果敢县连绵无际的土地上种植有大面积的罂粟，有许多或流动或固定的毒品加工厂，而且其他一些地方的毒品也把这里当作毒品的通道

——一方面是毒品被连连查获，一方面是毒品仍源源涌来。

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我们的公安边防官兵，在总队党委、地方党委、政府及公安机关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以光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知难而上。党委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任务，加强对缉毒工作的领导。根据边境地区毒品犯罪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制定了周密细致的缉毒行动方案，实行“点线面结合”，“查堵截并举”的全方位打击措施，采取专项斗争和长期斗争相结合的禁毒方式，加大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对贩毒的重点时期、重点通道、重点区域，加强巡逻堵卡，实施重点打击，在近万里的国境线上以自己的辛劳和对祖国的忠诚，筑起了一道让毒贩们闻风丧胆的雄关铁卡。

2000年1月至2003年10月止，云南边防总队共查破走私贩毒案1.7万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9万多名，缴获海洛因26.8万克、冰毒141.9吨、黄砒5吨多、鸦片4.5吨、吗啡17.1吨、麻黄草15吨、大烟壳19吨、麻黄素3吨多、制毒剂1871吨。

这些统计数字，或许并无一点抒情意味，而当你到边防线上就是走马观花的看一看，你就会感受到这些数字里包含着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

一个人只要你还活着，总要归属于不同行业的群体，时时会面临着种种不期而至的生老病死，而我们的公安边防武警官兵，他们作为特定的群体里的一员，或缉毒缉枪，或抗洪抢险，他们要时时面对比常人更多的艰难困苦和生死离别，是他们的无畏和无私忘我的精神，才使一个个做着卑鄙的发财梦的毒犯魂断边关。

我们在南伞口岸见到了南伞边防站的副教导员杨国英，他介绍说，在口岸上检查往来行人表面上很平静，而实际上是时时处处都充满着危险，那些贩毒者为了发财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2002年3月8日，站里的战士何永刚正在哨位上执勤，发现从境外进来的行人神色不对，过去盘问，那人见武警战士过来便飞也似地跑了。何永刚见状，不顾自己势单力薄和只有1.6米的个子，奋不顾身地追了上去。当时正在下小雨，到处泥烂路滑，何永刚顾不了这些，终于在一个水塘边追上了那人，两人便在泥水里搏斗起来。等战友们赶来制服那人后，从那人身上搜出海洛因8000克。

在清水河边防工作站，我们见到一张彩照，照片记录的是一位边防战士被贩毒者击伤后到处是血的真实场景。站里的领导介绍说，边防战士叫陈晓军，时间是在1997年10月1日的中午，当时正是中午吃饭时间，加上是国庆，口岸执勤点上只有陈晓军一人。他正在检查一辆境外来车的后胎时，穷凶极恶的贩毒分子用粗重的汽车摇手柄从后面袭击了他，等战友赶来支援时，陈晓军已人事不省地倒在了血泊之中，当时要是抢救不及时流血过多就有生命危险。事后罪犯虽因离国境太近而逃脱，却从其车胎内查获了7840克海洛因。

在轩莱边防站，站领导还给我们介绍道，有个1979年生的广西籍新兵，名叫潘国忠，入伍不久的一天，听到一名毒犯在检查中逃跑，忙追了出来，那毒犯见人追来慌不择路地跑到检查站附近的桥边跳入水中，潘国忠也跟着跳了下去，最后缴获海洛因1.4千克。我们离站时天已全黑了，特意在桥边停了一下，耳边只有呼呼的山风和滔滔的流水声，并不能对桥的高度和水的深宽看个真切，自然也无法留下照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从这个高度跳入山溪水中，自然是要冒极大的生命危险的。

在临沧边防线上，我们还强烈地感觉到边防武警官兵们与贩毒分子不但要斗勇，有不怕死的精神，还要斗智，用智慧来制服贩毒分子。

近年来，边境上一起起贩毒案被查被破，但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毒犯们并不死心，各种挖空心思的贩毒方式层出不穷，让

人防不胜防，稍不注意，他们的诡计就会得逞。边境上的毒犯们的贩毒手段越来越呈现出隐秘化、多样化、现代化、智能化，给边防武警的缉毒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但边防官兵们以敌变我变的策略和战术，使一个个自以为手段高明的毒犯败在了他们的手下，这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第二天中午，我们来到了镇康。边防大队大队长陈国胜因轩莱站有情况于头天晚上前往处置尚未回来，我们正待要走时，一夜未睡的大队长回来了。

这个大队过去曾因个别人经不起金钱的诱惑，知法犯法受到了国法的严厉制裁，使好些官兵觉得抬不起头。陈国胜大队长上任后不背包袱，和党委一班人团结齐心真抓实干。他说世上只有人转水，没有水转人，所谓运气不是等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果然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大队的工作就有了起色。在几起贩毒大案要案的查处中，大队打了翻身仗，1999 年被公安部直接授予集体二等功。和许多献身边防武警的干部一样，陈大队长身上体现着的也是一种纯正的军人气质，他 1979 年参加自卫还击战并荣立三等功，转入边防武警后，在缉枪缉毒工作中又因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

他告诉我们，此地因农作物生长困难，很多边境上的人就以携带毒品入境为生，因而缉毒工作不但量大也非常复杂。近期每千克海洛因在境外的价是 3 万至 4 万元，如再进入内地更是成倍地上涨。那些境内外的毒枭和毒犯们为了短、频、快地实现发财梦，自然也就想出种种办法贩运毒品。近年镇康大队在缉毒工作中面对新问题，研究新方法，于是他们陆续在过境的一些车辆的夹层、车门、车厢两侧、油箱等部位查获了大批毒品，不但轰动全国，而且在查缉工作中由此总结了一套经验，掌握了一些规律，从而对全支队和全省的缉毒工作都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这个大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全大队各站在不断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查、

二问、三看、四听、五感觉”的检查方法：

“查”就是发现疑点追查到底。

“问”就是通过对过往行人进行简单的检查盘问，从中发现破绽。

“看”是看车辆是否有改装迹象和司乘人员有无异常表情，所载货物有无异常。

“听”就是通过对敲击所载货物以及车辆水箱、油箱、夹层等部位听有无可疑的异常声音。

“感觉”说起来似乎有点玄，但它是在“查、问、看、听”的基础上的总体判断。而有的战士甚至说对于一些行人车辆，有时凭直觉就能判断其是否藏有毒品，通过与一些边防武警战士的接触和对一些吸毒案的了解，我们想这“直觉”是长期的缉毒工作中不断摸索积累的结果。

2001年4月15日，河底岗边防站对一辆孟定开往昆明的客车进行例行检查，发现6名操外省口音的人却持本省的身份证，当即将他们扣留审查。到了17日中午，其中一人从肛门排出海洛因26粒。后经教育其他人也承认了体内藏有海洛因的事实。

2002年1月1日，同样在河底岗边防站，晚上23点30分，一辆东风车在检查人员的示意下停了下来，检查人员问司机拉的是什么？司机回答从昆明拉煤去耿马。检查人员一听不由在心里打了一个问号。从昆明拉煤到耿马，而耿马有的是煤，有这必要吗？这车一定有问题。很快，检查人员从车底煤层下查获了配制毒品的配剂三氯甲烷5.5吨。

2001年3月26日13时，一辆东风加长车开到轩莱边防站接受检查，车上下来的两个男子又是点头哈腰又是递烟问好，一副讨好的嘴脸。检查员先看了车，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倒是从那两个人过分热情的面部似乎悟出了些什么，于是决定仔细检查车辆。经过认真的检查，从松动的车牌及车牌上有意用泥巴遮掩的新漆上发现了破绽，最后终于从车底板的夹层中发现了海洛因，